

流年剪影

小木箱装时光

■ 段万义

陈旧的小木箱,惊现于故乡的老屋,算是沉淀岁月过往后的最美尘缘,油然而生不小的欣慰。情不自禁地抱起它,便抱住了我一段特殊的年少时光。

杉木材质的小木箱,工艺水平远不及专业木工,但我偏爱至极,只因属于三哥亲自为我精心制作。小时候,我常常喜欢天马行空地想象,全然没有三哥的实干才能,可是他年长仅两岁。随着暑期三哥手中铁锤的声声敲响,便一步一步助力为我敲进了寄宿中学的大门,也敲入了更高求学的心路征程。

小兄弟俩一前一后,扛着小木箱行进在开学前的路上,自是一帧蕴含着青青芳华的风景。三哥在后紧拽着扁担上捆绑箱子的绳索,生怕偏向稍低的我这头,每当出现有下滑的趋势,可以明显感知被他更加用力地向后挪一些。尽管如此,瘦弱的我还是要求几公里路上的几次歇息。当时我对自己没出息心生了小小的恶,不过更多的是享受三哥给予的帮扶。我们坐在小木箱上,坐成了一座具有艺术美的雕塑,任人来来入往的眼神掠过,或许是欣赏的,也许是全然不顾。途上杉木和松树的枝叶争相舞动,山风吹在那样简陋的九月,脚下的小草劲长着,我们喝着自灌的玻璃瓶装水,心情是愉悦的。

学校通铺的前面一字排开,小木箱形形色色,就像每位学生的颜值不一,仿佛都要接受着艺考学校的严格检阅。箱内不仅装有书、衣、菜和其它日用品,也装下了不同的习惯和性格,甚至装就了迥异的基础和前途。我整齐地摆放每一种物件,缘于从小就生发过军人情结。影响至今,呵护书本就是对知识与文化的珍视,穿衣整洁便是对他人和自己的尊重。

苦涩的歌严严实实地裹挟了我那时的学校生活。那时的我极度厌恶每次从外婆家带来的下饭菜,单调而乏味,油分少得可怜,并且咸得使人发怵(否则容易早坏),几乎一到周三就无法下咽,常常仅凭学习上的一点小成绩帮助同学,而获得几自自尊的接济。后来读到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其中主人公孙少平似乎就有我和三哥的影子。也许是三哥的沉默给了我意识上的启示和突变。早期怨恨年近的外婆该是一种何等的罪过,毕竟她老人家在艰难中无私地给予了我们读书的机会,应是生命中必须感恩的贵人,以致后来的文章中多次书写过平凡中凸显伟大的外婆。由此,我日渐忽视了箱内的菜,更加坚毅地注重了里面的书。

于是,年轻有梦。不只一次梦见小木箱载我缓缓升空,大观风云变幻,纵览山川广阔,俯瞰沧海桑田,洞悉落后先进,心情激荡,胸花怒放。小木箱仿佛成了我的隐形翅膀,继续输送至太空。小木箱的空间逐渐变大,尽情收纳我的学习生活和其它所有。我在小木箱内失去了重心,自由地漂浮着,奇妙地幻想着,拼命地努力着,开心快乐地迎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,耳际常有世界名曲在悠扬。梦醒时分,往往是学校铃声的骤响,惊觉后已是泪湿,或满心的愉悦,或无尽的忧伤,或深切的憧憬。

为了防潮和稳当,小木箱被安放在几块砖头上。我时常坐在箱上吃饭、看书与写字。这种当时的真实情景一再现,如散落多年又返场的默片,仿佛在心壁上划下了重重的痕,永难消逝。也常常一个人傻傻发呆或细细沉思,无限想象着诗和远方,希望来日有最美的遇见。微微昂首,迎面有微弱的阳光眷顾寝室的破窗台,就如此点散着我的青葱岁月。此时,紧握手中的笔,膝盖上的练习簿里留下了许多铿锵的文字,成为我灵魂深处久远的怀念。

小木箱的命运有点坎坷,缘于我的矫情和任性。假期的小木箱,被扛回了家中。一次因故我气急败坏,雷霆大发,信手砸坏了小木箱。事由本与三哥无关,他见状,轻抚我的头,只是很小的嗔怪:“看看我们家老头,脾气蛮大哟。”之后,他一声不吭地修理着,像平时修订自己的作业一样认真。而今日及,修补痕迹依然。修理好的箱子上面有块木板稍显短些,那仿佛是我性格上的短板。经过时间的洗礼,越发钦佩三哥的修为。忘不了那次三哥不心还被铁钉划伤的情境,后来化作我的《一滴血的红》,成为我人生思想的重要转折点。

作为我儿时的好伙伴,小木箱又有些幸运,被母亲完好地保存着许多年,也替我保存着一份美好的情愫和念想。这让今日壮年的我在深切回望后,能够珍重每一次前进的步履。

家在海南

■ 李煥才

说是海上生明月。小时候,月亮总是从我们村东南那松林岭爬出来。月亮就躲在松林岭上。东边的天空泛起了绯红色,月亮慢慢从山顶露出半边脸,突然噗嗤一声,一张大红脸羞涩涩地全亮了出来。霎时,天地间全红了,站在村头的我们,身上也红扑扑的。

月亮不再害羞了,抖落身上的红色,脸蛋渐渐变成玉白,好亮丽,好妩媚。

晚风把柔和的月光吹落在村边那坡地上,满坡一片光亮。坡地不再安静。白天里见不着踪影的那些小家伙都活跃起来。蟋蟀爬出草丛,站在草尾上,拱起双翼吱吱吱叫,叫出它们的欢乐;青蛙趴在水沟边,鼓着双眼看月亮,腮帮一张一弛,呱呱喔,喊出满腔快意;静悄悄躲在村边篱竹垛上的小鸟再也耐不住寂寞,唧唧啾啾,躁动在快活中。

这个时候,我们决不会去干扰那些蟋蟀、青蛙和小鸟。月光中,人的心里平和安逸,万物怡然,不肯相互骚扰,就连平日里在村头巷尾聒噪跋扈的那些狗也变得温顺可亲,静静的,

抬眼低眉

■ 耿艳菊

希望很美,像一块老玉。岁月愈久,愈莹澈温润。贾宝玉衔美玉而生,曰:“通灵宝玉”,以为神奇。而殊不知,人心似水,每个人心里都养着一块“通灵宝玉”,一块名字叫“希望”的通灵玉。

希望不是渴望,不是盼望,它们太迫切,失了玉淡定的身份。也不是愿望,愿望有点缥缈,像一缕烟岚。也不像玉的性格,把期许寄托在别人身上。希望似乎像美好的梦或者理想,似乎又不像。梦是琉璃,易碎,玉也易碎,可玉和润,琉璃冷硬。生之艰辛,理想也不可或缺,但理想面容,又有点狭隘,有点生硬,人情味也淡,像机器制造,却乏手工生活的那份亲切细腻。

希望宛若孙行者手中的金箍棒,可大可小。既微小如美玉,又广袤如无际的田野。田野上阳光普照,万物生长,百草丰茂,树木葱绿,鸟儿歌唱,牛羊惬意,姹紫嫣红,花香袅袅。希望,是画家笔下描摹不尽的千山万水,江山如画,希望是画中国画。希望,是歌唱家流淌着的优美嗓音,是嗓音里的饱满的情和浓郁的爱。有一首老歌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,大江南北,时光里磨砺,无人不晓。歌里唱:“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,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,一片冬麦,一片高粱,十里荷塘,十里果香。”这是泥土一样质朴的农人的希望。

不但是农人,小孩子也懂得希望

浮世绘影

■ 崔忠华

二叔的头脑不灵光,一辈子不知闹出了多少笑话。

有一年下大雨,家乡到处沟满壕平,邻居家的孩子在村头大海子里游泳时淹死了,邻居家请人下水捞人,那时因为食物匮乏,很多人都吃不饱,怕下到海里人没有找到,自己上不了岸,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帮忙。邻居家烙了白面大饼,炒了鸡蛋说:“谁要敢下水捞人,先吃饱再说。”

二叔不等别人应声,就抢先报了名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饭食的二叔,张开大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吃的浑身冒汗,满嘴是油,吃了个盆干碗净。二叔吃罢脱去外衣一头扎入到水中,本来就不会水的二叔怎么也钻不进水中,漂在水面上打着饱嗝喝湾水,他吃的实在太多了。人们哄笑着谁也不管他,任凭他在水里乱扑腾,后来赶到的爷爷听别人叙说后,气的拿了一根大竹竿狠狠地抽了几下水中的二叔,又用竹竿把他拉上了岸,这件事让村里村外的人笑谈了几十年。

二叔渐渐地老了,本来头脑就不灵光,老了又有点儿犯糊涂,闹出的笑话就更多了。

有一年春节,按照村里的习俗年三十要挂家谱,去祖坟请老祖宗们回家“过年”。二叔嫌麻烦,走到半路就

月亮出来的时候

的一声不吱。

我们到村里的晒谷场来玩。月亮把宽阔的晒谷场抹成了乳白色,好多人在晒月光。那些大哥大姐们把屁股搁在地上,围坐成一圈,在打扑克,不一会就甩出一片笑声;那些大娘大婶们也提着屁股凑过来,屁股堆在一起,便兴趣盎然地扯日子,家里家外的事,大人小孩的事,零零碎碎叽叽喳喳,唾沫沾着月光纷飞。二爷爷总是一个人来,抓张草席铺在一个角落处,四脚伸开便进入梦乡,鼾声就有节奏地在他嘴边流淌。我们来晒谷场只是凑热闹,嘻嘻哈哈,漫无目的跑来跑去。闹了一会,没趣了,就跑到二爷爷的席边来,揪他的耳朵,捏他的鼻子,把他弄醒。二爷爷没生气,坐起来,也伸手捏我们鼻子揪我们耳朵,然后就给丝我们讲故事。二爷爷的故事很多,有的是他听来的,有的是他编的,都很好听。月黑的夜晚,他就给我们讲鬼故事,那沙哑的声音揪住我们耳朵,然后经抽丝剥茧似的,牵着拉着,让我们心惊肉跳紧缩在他的身旁。月色很好的夜晚,他不会吓唬我们,就讲很有趣的故事,或者添油加醋讲孙悟空,让我们的笑声跳跃在月光中。每晚二爷爷只讲一个故事,讲完伸直腿躺下,鼾声又从嘴里喷

抬眼低眉

清水养玉

的好。几岁的小孩,他的字典里根本解释不了希望的意义,可大人们夸赞他有希望,他便觉得好,快乐得又蹦又跳。

不止是小孩子,小花小草也知道希望。春天是希望的季节,花花草草们趁着希望,可着劲疯长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小麦是希望的知己,算得上植物里最懂希望的。不畏严寒冰雪,谚语说: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瑞雪兆丰年,小麦不把冰雪当作磨难,而视为棉被,视为丰收的希望。还有梅花,若非一番寒彻骨,哪得梅花扑鼻香?寒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寒,它是希望。

植物尚且如此,人为万物之灵,哪能不磕磕绊绊,历经一些严寒冰霜?蒲松龄,科举场上的落魄失意者,屡试不第,七十一岁方援为贡生。而他心中的希望从未泯灭,为了激励自己不断发愤读书和创作,在压纸用的铜尺上刻上了一副对联:“有志者,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;苦心人,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在人生的不顺遂面前,蒲松龄先生,没有自暴自弃,没有让心灵之水质浊,而是清凌凌的,把磨难养成了时光里最美的希望之玉——《聊斋志异》。这部短篇小说为古典文学树起了一座丰碑,是一块精美的玉,时光长河里泛着温润的光,照耀着后世。

清水养玉。希望人人有,时时有,唯愿葆有一颗初心,五光十色的困境磨难面前,不改本色,心境清明地养一块希望之玉。

二叔

燃香烧纸,同时嘴里还嘟念道:“老祖宗们都回家过年了。”恰巧被路边草丛中喜欢开玩笑的老李听见了,就大声说道:“你先回去吧,我一会儿就到。”二叔听出是老李的声音,也开玩笑说:“俺请你了吗!俺是请小狗。”这句没有头脑的话让老李笑岔了气。

让人耍笑了一番的二叔回到家开始挂家谱,他一手拿着锤子,一手拿着家谱,站在桌子上向墙壁上钉钉子,二叔感觉拿着家谱不方便干活,就把家谱夹在了两腿之间,他钉好了钉子怎么也找不到家谱了,问二婶:“家谱呢?”二婶说:“不就在你腿上夹着了”吗?二叔笑道:“这不骑着驴找驴嘛!”气的二婶说:“大过年的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!对老祖宗这么不尊重。”

家谱前的桌子上摆上供品,敬完神吃罢饭,大人们一边说笑去了。二叔家的小孙子很顽皮,看到满桌的供品都是好吃的,忍不住伸手去拿,恰好让二叔看到,二叔为了不让孩子吃桌子上的供品,吓唬小孙子说:“这个不能吃,这是粳粳(粪便)。”吓得小孙子把手缩了回来,小孙子看到家谱花花绿绿的很好看,于是又把手伸向了家谱,二叔又吓唬道:“不要摸,上面有猩猩咬着你。”吓得小孙子把手又缩了回去。

二叔去世后,他的这些笑话成了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出,我们怎么弄,他都不再醒来。

我们踩着月光到村前的港口来。这里的月色比村里的更皎美。天上挂着一个大月亮,港湾的海水里也搁着一个大月亮。星星潜在水下眨眼睛,水面闪闪烁烁,好像又浮着无数个星星。

月光铺在港边那沙滩上,亮亮的,银银的。潮水很无聊,慵懒地在沙滩前徘徊。走下沙滩来,阿猫就很兴奋,他喊:比赛!我们都脱掉衣服,光秃秃像一条鱼,并排站在水边,抓着自己的小泥鳅做好准备。阿猫又喊:冲锋!全部小泥鳅一齐喷水,吱吱吱朝海水扫射。我刚屙过尿,尿水不多,那小泥鳅嘴里吐出一丁点儿水,嘀嗒在跟前。阿猫指着我说:噢—一女孩!伙伴们七手八脚抓住我,噻一声,将我抛进水里。全部人嘻嘻哈哈跟着扑进水里,浮在水上的月光顿时撞得四溅纷飞。

月光下玩水很有趣,水波拥着我们,月光也抚摸我们。我们潜游翻滚,荡起一片片水花,也荡起一浪浪银光,可是水下的月亮给我们撞散了。我们湿漉漉的爬上一艘渔船,直挺挺躺在甲板上浴月光。月亮瞪瞪看着我们,月光像一把把碎银泼落,叮当作响。海风拂来,很凉爽。渔船在水上悠来晃去,天上的月亮和



动物档案

■ 董改正

暮秋的静夜里,虫声如沸。

就一蓬荒草,这些细碎灰褐如土如灰如草芥的物种,就可以吟出几十种长歌短调,就像一个诗人,在月夜里就着一壶浊酒,吟出他走过的路,爱过的人,读过的书,熬过的痛。如果徘徊于荒烟蔓草的故道,伫立在烟迷雾失的庭院,静月之下,虫声如雨。

母亲的新居对着别人的故宅。说是故宅,其实是废墟了,断井残垣是没有的,只剩下一地的断砖碎瓦。那户人家原先是兴旺的,他们有两个高挑漂亮的男孩,三十年前就有了这间厚砖青瓦的瓦房。这间宏阔的屋子,曾经煊赫地撑起一片熔铸着奋斗和骄傲的空间,坍塌之后,竟是这般的窄小。先是某个雨后的夜里,月光被潮湿的砖瓦粘附,竟成了绿褐的青苔,一大片青苔以纯名词书写的简略叙事,让最麻木的眼睛也会跳动起来。之后是野草,是细瘦的穀树,它们不顾人世的兴替,在春夏野蛮生长,在四周的袅袅人烟中,生长出黍离悲歌,弥漫出野烟野雾。

这片村中的废墟坟茔一般让人心悸。如果假以时日,在我足够老的时候,树应该茂密茂盛了,草应该离离杂乱了,一定会有松鼠黄鼠狼小狐狸穿梭其间,离奇却言之凿凿的传说一定会如青苔那样生长起来。我们都在隐隐等待主人和他的两个正值婚龄的儿子回来,但一次次秋雨过后,荒凉的草树间,只有昏鸦旋飞。

邻居开始整理这块废墟,他拔掉部分野草和穀树,种上了南瓜。瓜爬绵绵,在断砖碎瓦的不规则起伏上蜿蜒游走,隔几步开一朵花,挂一个瓜。南瓜藤蔓统治的那个夏天,改变了村庄的表情。似乎又到了插标为界的时候。母亲果断种下了几棵葫芦,它与南瓜同科不同属,母亲人为地干涉了它的习性,让它们瓜蔓朝向北方。她与邻居以弯曲同工的南瓜和葫芦,瓜分在这片废墟。

中秋节回家,我住的二楼窗口,正对着“瓜地”。南瓜藤和葫芦藤都枯瘦得哗哗响了。白天下了小雨,中秋并无月色,夜半,虫声鼎沸,真如钱塘江潮,又如秋雨西窗。一阵近,一

星星也悠来晃去,我们像躺在摇篮上,不一会,便把我们摇进梦里。

夜深了,水气很凉,我们被夜风吹醒。月亮依然精神抖擞。渔村裹在月光里睡得很香。我们听见山歌回响在夜空中,歌声随着夜风飘扬,又随着月光缓缓地飘落。那是大哥大姐们在月下放歌。我们听不懂山歌的意思,可那悠扬婉转的歌声入耳生情,让人心里愉悦,又让人心跳。阿猫比我们大一点,他懂,他说:这是大哥大姐们在看月亮,唱月亮歌。唱道:

天上月光地而亮,  
树上开花树下香;  
鸟唱林间林外听,  
水荡港湾港湾凉。

我们还是不明白,却感觉天上这颗月亮好亲切,好可爱,世间上万万千千的人喜欢她,都在看着她。

月亮出来了,又回去了。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我们长大了。后来我离开了家乡,远离了月亮,可心里总挂着一轮明月,盛着一片灿烂月光。

随着岁月流逝,不知不觉中发现月亮已经变小了,只装在电视里,装在电脑里,装在手机里。虽然经常目睹月亮的容颜,可总感觉少了些许亲切,尤其触摸不到那水一样温润月光。

抬眼低眉

秋虫

阵远,一阵真,一阵幻。忽然澎湃,如巨浪袭来,待凝神,却又忽而寂灭,寂灭处,又有三两点点划拨弄,恰似明灭的萤火,又如忽浓忽淡忽无的桂香。夜有微明,静极,虫声忽又大盛,几处高声部同时崛起,如群峰并峙,峰峰之间的深谷,是低声部幽咽的咏叹。嘈嘈切切,淅淅沥沥,迷蒙一片,那声音竟似湿的,还带着寒。

披衣下楼,来到瓦砾之地,虫声一时止灭。远处鸡鸣短促犬吠敷衍,我想起故乡的夜晚来,那个大村里,犬吠一定是气势如虹的。故乡有一条将老宅围住的石墙,石墙是垒起来的,没用石灰水泥浆,它的无数个缝隙里,住着无数的秋虫,它是一条能发声的墙,就像一部手风琴。我童年的每一个有月的秋夜,都在如水似潮多声部的虫鸣里。如今,石墙和老屋也坍塌了,那些寄居的虫们的后裔,它们去了哪里,是否还在吟唱?

冬夜,影子很短,蚊子几乎忽略不计,最怕的不是影子,而是什么也没有,经常青天白日,灿灿阳光下身体被蜇一下,没凶手影子

诗路花语

■ 钟鄂鸣

早上,阳光踩着肩膀,站在对面楼上投下瘦长而清新的影子,我一直在影子下生存,与阳光或月光一起站在路口等风,也等影子一辆辆车或一个个影子向我移过来,排山倒海

冬天,影子很短,蚊子几乎忽略不计,最怕的不是影子,而是什么也没有,经常青天白日,灿灿阳光下身体被蜇一下,没凶手影子

影子活得经常没有自己,如同我经常遇见的好大一部分人把自己藏起来,包装到别人的影子里,随其摆动

影子摇动风,还是风摇动影子,一地碎叶,阳光下摇动

小溪潺潺清泉激激,铺一塘水菜花晶莹洁白。为了配成这道风景,流泉到底要越过多少障碍?我想泉水既然自地底鼓涌,就一定是向往大海。要流水不腐不藏污纳垢,水菜花托出了它的情怀。

投稿邮箱

hnrbzpb@163.com

诗路花语

杪楞街

■ 吴建春

夜很深很深  
各式餐馆的菜香酒香  
衣着时尚的休闲男女  
窃窃的私语和浅笑  
唱吧里的抖音  
儿童乐园里快乐的尖叫  
都与子夜时吹过的  
那阵温柔晚风  
一起走了

昏黄的路灯亮着  
映出许多寂寞  
三角梅藏起火样热情  
在榕树边静静睡去  
偶尔轻轻颤动  
因为一只夜鸟飞过

小街有些空旷  
却挤满无形的失落  
只有一个人  
披着淡淡月光  
左右徘徊  
似乎在寻找什么

归

■ 苗红军

村前小路上  
老黑狗以忽而迎前、忽而跑后的抒情方式来接我  
使我迫切的脚步有些儿慌乱

院内倚在墙根的锄头们  
像老去的大伯和乡亲  
以除草的方式,在回忆  
他们心里最亮丽的风景是庄稼得以开花结果

南屋厨房的烟卤,已经  
升起一缕缕炊烟  
告知,在田里劳作的父亲  
饭菜快好了

可是今天,父亲并不知道  
他的儿子风尘仆仆,从远方回来  
他肯定还是要等落日下山  
披一身暮色归来

影子

■ 钟鄂鸣

早上,阳光踩着肩膀,站在对面楼上投下瘦长而清新的影子,我一直在影子下生存,与阳光或月光一起站在路口等风,也等影子一辆辆车或一个个影子向我移过来,排山倒海

冬天,影子很短,蚊子几乎忽略不计,最怕的不是影子,而是什么也没有,经常青天白日,灿灿阳光下身体被蜇一下,没凶手影子

影子活得经常没有自己,如同我经常遇见的好大一部分人把自己藏起来,包装到别人的影子里,随其摆动

影子摇动风,还是风摇动影子,一地碎叶,阳光下摇动

水菜花的情怀

■ 朱德松

流淌的岁月果如这般静好,我想此生也会充满遗憾。人生成了一道无益的菜,那是多么的乏味淡然。没有烈火燃烧般的毕剥,便少了该有的热情激荡。风轻云淡看似无忧无虑,生命价值却在虚浮里流失。

小溪潺潺清泉激激,铺一塘水菜花晶莹洁白。为了配成这道风景,流泉到底要越过多少障碍?我想泉水既然自地底鼓涌,就一定是向往大海。要流水不腐不藏污纳垢,水菜花托出了它的情怀。

服务读者需求  
改善读者体验  
欢迎扫描  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